

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之十二

作

冲虚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二

作二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適上進

力命上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

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比而夭此窮
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
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
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
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
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
能識之哉

作二

解曰力者人之所為也命者天之所謂也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力之制於命命
之因於力未易以差殊論功也取力之重

者與命之薄者而比之奚翅力之功多取
命之厚者與德之薄者而比之奚翅命之
功厚主於力者雖命也以為有性而不謂
命也主於命者雖性也以為有命而不謂
性也是皆一偏之論也嘗即其一端而考

之彭之壽顏之夭疑若制於命矣然彭之
為不必皆壽顏之才不必皆夭是或因於
力矣然則謂力為有功於物而無預於命
則不可也謂物物皆制於命而無預於力
亦不可也雖然莫之致而至不知所以然

而然命也既謂之命則命萬物而無所聽也如亦有制之者安可以爲命乎故直而推之亘萬世而不窮曲而任之成萬物而不遺雖曰推之無有推者雖曰任之無有任者直者自直曲者自曲壽夭窮達貴賤貧富亦不由天亦不由人如烏之黑如鵠之白如椿之壽如菌之夭咸其自取致者其誰耶唯其自爲無爲之者是以之八者之在人猶草木之生根在苗先實從花後嘉穀之實以其美種雖有惡卉生必從根

究其根源曾無毫釐之繆安知今之厚於
命不因於昔之厚於德耶又安知今之厚
於德不為異時厚於命之積耶是皆不可
知也若是則命未必非力力未必非命若
之何其有命耶若之何其無命耶雖命亦
不知其所以然矣是所以為命也安可遽
以當生變卷僥囊之所為規規然責報於
造物者必欲頽壽而跖夭貴賢而賤愚富
善而貧惡邪其不通乎命亦甚矣唯真能
知命者則因天理之自然修人為而不廢

壽夭兩忘窮通皆樂貴賤俱適貧富不變
此聖人所謂樂天知命而列子力命之篇
所由而作也莊子於大宗師以子桑之言
命終焉以此為大宗師之至也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

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

作二

三

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

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

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

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在

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教朕之色
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
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无以知其實汝造事
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
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无以應自失而歸
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僂僂
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
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
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
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

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

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庶

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
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
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
易怛也哉

解曰天道之運自西而之北西為萬物之

作二

四

闔戶故謂之西門子北則萬物之所藏而
化精之所與也故謂之北宮子西門子方
嚮於室處故為厚於命而薄於德北宮子
則其藏深矣故為厚於德而薄於命東郭
先生則既勞乎坎而復出乎震是不住於

無爲即動而靜者也故能釋北宮子之愧
而使之寤也嘗原命出於莫之致而至有
生者之所不能逃也雖以堯舜夷齊孔子
之聖季札展禽顏子之賢一制於命終身
不易宜乎北宮子以德厚自愧西門子以
命厚自矜也然而謂命出於莫之致而至
則其至自然無有致之者致之者本無物
則其至也孰受其制哉或制或不制在我
而已故苟不安於命則制於命苟能知其
命則制命而不制於命矣由是聖可窮而

仁可夫善可貧而賢可賤不聞能以命而
易聖賢之操也是以比宮子一聞東郭先
生之言而識夫固然之理則終身道然不
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若是則命果能
制之乎此則能至於命者之事也

作二

五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
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
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
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
无知作亂齊无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

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鈞小白既立脅魯
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
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
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无私怨且人能爲
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
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
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
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
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
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

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
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
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
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
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无恥

知我不羞小節而取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
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
小白善用能者然實无善交實无用能也實
無善交實无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
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

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解曰天下之事凡非智慮之所及而成虧
於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方管夷吾鮑叔牙
相友之戚其心可謂無間矣及夷吾事公
子糾鮑叔事公子小白所奉雖不同其心

未有異也至二公子之爭入戰於莒作二遠管

仲射中桓公於斯時也夷吾安有事桓公
之心哉及桓公既立脅魯殺子糾方且請
於魯以管仲為讎願得甘心而醢之則桓
公安有用仲父之心哉鮑叔至此雖能忘

莒道之異志而不替昔之善交宜亦以桓
公之讎而不敢舉其賢也抑管仲之奉公
子糾既不能立其功於前又不能死其節
於後其賢亦不足尚矣今也鮑叔弗顧齊
之嫌而舉之桓公忘其無功於子糾且不
念其讎而用之管仲亦不以向之幽囚受
辱爲恥不辭其位而盡忠於齊忘其向之
奉子糾也是皆非智慮之所可期者及管
仲旣爲齊用務實倉廩明禮節官國彊兵
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遂能九合諸侯一正

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曰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社矣然則管仲之有功
於天下後世豈淺淺哉夫管仲固不守匹
夫匹婦之諒而為溝瀆之自經也向使鮑
叔之言不行桓公之讎不解則鮑叔安能

作二

七

全其交管仲安所施其功哉雖然管仲既
終有合諸侯正天下之功使民到于今受
其賜則鮑叔之舉讎桓公之用讎管仲之
忍垢於魯而盡忠於齊皆有不得不然者
矣由此觀之世稱管鮑善交小白善用能

者實無善交實無善用能者皆命之自爲
非人之所能爲也如曰有善交者則方其
莒道之戰管仲之交情何如哉亦曰有善
用能者則桓公之用管仲奚必俟鮑叔之
言哉其言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者以
爲非特桓公管鮑爲然也凡朋友之信君
臣之義罔或不若是矣然而究觀數子之
爲皆能公其心者心存於至公故交不
期於全而自全讎不期於棄而自棄忠不
期於效而自效矣此桓公所以成霸業之

本也噫人苟能公其心矣則其於天命之
自然無往而不合矣又焉以屈身枉道求
合於物情之屑屑為哉且以霸者之治成
於智謀而力取猶以為非人力之所能為
則推而上之皇之道帝之德王民之皞皞
其莫為而自然抑又可知矣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
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
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

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非久矣

解曰人常以管仲不許鮑叔之屬國為言

蓋管仲知鮑叔之才不可以屬國也恐其

得罪於君也與其使之理國而得罪孰若

作二

不屬之國而俾其自全歟是乃管仲之全

交也

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

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
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
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
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
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
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解曰上忘者其政悶悶之謂也下不叛者
其民淳淳之謂也愧不若黃帝則不自滿
假也哀不已若者以善救爲心也以德分
人則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此聖人之

道也以財分人則使斯民不乏於仰事俯
育此賢人之德也以賢臨人猶山之殺瘦
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國有
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真莫之見聞也其
道足以容之爾隰朋之可與夫鮑叔之不

作二

九

可在此而已古語曰不瞽不聾不能成功
蓋爲是也詩於葛屨之序言魏君之險嗇
褊急而其詩則曰唯是褊心是以爲刺褊
心之害治如此夫與人爲徒厚薄之去來
有至公之道有自然之理弗由我也唯管

鮑隰朋知其然也故始終厚薄依乎天理
而弗徇乎我此齊國之治所以能尊周彊
國歟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二



